

沈祖堯 香港電台《香港家書》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

達安輝教授：

不經不覺就任中文大學校長一職已經六個月，在過去的半年裡，我學習了不少新的事物，接觸了不少新的經驗，同時亦感受良多。且讓我借此良機，與您分享我的一點看法。

今天的大專教育，與當年您在港大任教，我們當您的學生那個年代，已然大不相同。當年師生共聚，暢談學問與價值、理論與實踐的光景不復眼前。還記得錢穆老師的教誨：“求學與做人，貴能齊頭並進，更貴能融通合一”、“做人的最崇高基礎在求學，求學之最高旨趣在做人”。我曾拜讀周保松老師的《相遇》，他在書中憶及早年與中大老師陳特和沈宣仁的對話，談到人生哲理，生與死、善與惡的交替，在在都令我感慨不已。

全球的大學教育正在急遽改變。世界各國在經濟發展方面爭相競賽；推動學者進行研究的是資源的角逐，而非對知識真理的渴求；社會重視大學排名，以致忽略了培育年輕靈魂的使命；教師的回報主要取決於他們的“生產力”而非學養。凡此種種，都令危機悄然出現。如果這個趨勢持續，世界各國就只會製造出汲汲於利的成品和個人主義者，而非有遠見、尊重不同見解，洞察別人需要的負責任公民。同時，新一代的想像力和創造力、科學研究的人文內涵，慎思明辨的能力將逐漸喪失。教育的價值也將湮沒。

當國家高談經濟發展之際，我們似乎忘記了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仍然有飢民和病人；當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於發展科學、生產食物和藥物，延長壽命之時，德蘭修女的話：“西方最大的疾病不是肺癆或者麻瘋，而是愛的貧瘠”。在今天的大學教育發展藍圖裡，我們應著重科技與人文齊頭並進，符合世界的需要；我們更應捍衛人文精神、教導學生欣賞文化和明白哲理，和培養他們敏於體察別人的價值和需要。奧爾科特說過：“教育是把思想從靈魂解放出來，與外界事物聯繫，並返觀自省，從而洞察其真實和形態。”這才是大學教育的價值所在。

今天的教育重視資訊與技能，而非追求真理和啟發創造力；學生的時間多用於記誦事實，而非反思批判既有的概念。泰戈爾提醒我們：“單單獲得知識和挪取他人的意念，是無法令心靈得到真正的自由；心靈的真正自由，乃源於形成自己的判斷標準，萌生自己的想法。”蘇格拉底說：“未經反省的人生，是不值得人活的。”不懂得反思自省只會令人目標含糊，個人信念搖擺，最終迷失方向。訓練學生慎思明辨是高等教育的重要職責。我相信透過通識(或博雅)教育的推動，讓年青人擴闊視野，鼓勵年青一代對思想和信仰抱持兼容並包的精神，我們才能培養他們的獨立思考能力，世界才逐步走向開放和進步。

尼赫魯說過：“和平是不能分割的，自由亦然。現在，社會繁榮，以至自然災難也是一樣不能分割，因為這個世界已畛域難分，無法再區劃為互相隔離的部分。”我們比起以前更須認識和依靠素未謀面的人，這些人也要認識和依靠我們。我們需要解決的問題——無論是經濟的、環境的、宗教的和政治的，都是牽涉全球的。我們漸漸明白，彼此都是世界公民。我們不但應致力發揚中國文化，還要了解其他民族和國家面對的挑戰。世界各地

大學應致力攜手，開展教學與研究的合作，促進學術交流和學生交換，令師生都深切感受到唇齒相依的關係，每個人或群體乃是地球村的一員，絕不能獨善其身。我們致力保護環境，善用能源，愛護生態，也是在履行自身對地球萬物應盡的責任。我們應當學習回應世界的需要，而非在象牙塔內畫地自限。

保存人文精神、培養創新和批判思維，以及造就世界公民的觀念，都是我們的教育原則。我認同在創造知識、培養專業人才之同時，大學應保存和發揚她的文化和核心價值。沒有文化、沒有理念，大學也便沒有靈魂了。

今天是二零一一年的元旦，新年伊始，我許下我的新年祝願：我將依據這些原則來培育學生，帶領大學邁向未來的歲月。達教授，當年您所教導的，我至今仍受用不盡。新的一年，祝身體健康，生活愉快。

沈祖堯

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